

◆ 故园情思

20世纪70年代,农村生产队里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莫过于耕牛,有水牛有黄牛,有壮年牛也有老弱小牛。这些牛都会安排在各家各户,牛栏要自建,牛不干活时要管看放养,当然,生产队与养牛的农户是有约定说法的,每头牛按大小与管看难易情况确定一年多少工分,计入年终家庭分配额度中。一般情况下,家里放养管护这些牛的多是小孩与老人,这也是他们为生产队和家里所能做出的特有贡献之处。

父亲是生产队长,那年春天他往河南信阳买来一个不大不小的水牛犊。听说一路上坐火车转汽车,我凝视着这个远道而来的家伙,觉得它比我见的世面都大,对它有几分特有的亲近感。细观之,它约莫两岁,通体毛色呈浅黄,它的脸颊上套着两块夹板,它用一双黑乎乎的大眼睛看着我,尾巴轻轻摇晃着,似乎在与我打招呼。我走近它,与它比比谁高,“呃,我高它一个额头!”父亲抚摸它的肚皮,把牵牛的缰绳交给我,说:“以后你就与它为伴吧!”我既高兴又无奈地牵住了它。

我将这个新伙伴取名“毛头”。记得那年我是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,每天放学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放牛。毛头常常是乖乖地待在树下,见到我的身影时,就会“哞哞”地哼叫几声,“饿了是吧?小东西!”我放下书包,到厨房扒拉几口剩饭,就撑着它赶往有青草的山坡或田埂,待夕阳西沉,毛头的肚皮鼓起,我当天的“陪伴放养”也该结束了。

一年后,毛头长高了长壮了,头部的夹板换成了鼻椿,大人们开始训练它下地干活了,从一开始的翘头甩腿、不情不愿,到听到鞭响就顺从低头,毛头的屁股上没少挨抽。谁让你是“耕牛”呢?你的使命就是犁地拉车。

耕牛是农民下地干活不可或缺的劳力,而水牛又是在水田干重活的主力。每年7月的双抢季,“人脱一层皮,牛掉一身膘”,在刚刚收割完早稻的田里,几天之内要完成翻耕整田,再插上晚稻,人和牛都是成天一身泥水,滚打在上蒸下煮的水田里。

伺候照看好耕牛也是农民的传统。毛头的累与苦让我心疼,于是在夜幕降临时,我往往会牵着它去水塘洗掉一身的脏泥,让它在田边吃会儿青草。

毛头虽不会说话,但它懂得人们对它的怜惜。及至冬天,数九寒天,在牛栏里仅吃些干稻草充饥,经常冻得瑟瑟发抖,父亲看它身子瘦得可怜,想法弄来一些豆饼(压榨黄豆油之后的渣块),我拿来斧子砍碎渣块端给毛头,见“大补”之料,毛头大块朵颐,尾巴翘得老高好不得意!

熬过了寒冬,春天万物勃发,毛头和他的伙伴们又精神抖擞地活跃在田野阡陌间。及至入夏,暴雨连绵,水库河流险情环生,一个乌云压顶、雷电交加的夜晚,父亲召集生产队的男劳力,披着塑料雨衣赤着脚,扛起铁锹冲进大雨笼罩的夜幕去防汛巡堤。

一声声炸雷伴随一阵阵狂风暴雨让我惊悚难寝,风雨声中时时传来沉闷的喘息声,这声音令人发怵,我用单子使劲裹住耳朵,生怕黑夜中突降的怪物将自己卷走。

“呀,牛栏倒塌啦!”妈妈的一声惊呼,让那天的黎明出奇凄厉。“毛头!毛头咋样了?”我不顾一切地冲出大门,但见十米开外的牛栏已成废墟,待众人将杂七竖八的木头、土砖及草甸子扒开时,毛头因挣扎而扭曲的身躯一动不动地躺着,鼻嘴处全是血迹泡沫,一根牛绳将它鼻嘴与系牛桩牢牢套住了,它到死都未能挣脱,而系牛的那个人原本就是我。望着死去的毛头,我悲痛欲绝。

那天下午,村口的大槐树下垒起了一口大灶,在噼里啪啦的火苗中,大锅冒出腾腾青烟,全村老小都闻到了炖煮牛肉的味道,“这下可打牙祭了!”而我迷迷糊糊地走在平日牵着毛头吃草的田埂上,想喊喊不出,任由眼泪簌簌地流。

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,毛头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!

百姓记事

找秋

□ 李高艳

一直以为秋和夏的界定,并不是日历上刻板的某一天某一时刻,而是一场雨,一场让漫天焦躁平静下来的雨。

一片树叶从窗前飘过,秋真的来了。

沿着新修的水泥路漫无目的地走着,楼宇在视线里渐渐模糊,蒿草特有的清幽气息迎面扑来,我贪婪地吮吸着。眼前就是植物园了。秋天的草木经过风雨不再稚嫩。洋槐树的叶子由深绿变为鹅黄。月季园里盛开的花朵乱了季节,色泽鲜艳令园子看起来生机勃勃。

一个从树上落下的果实砸到我,四下里寻找,原来是熟透的核桃,落地时摔掉了青衣。找一块小石头砸开,里面的果实吃起来油润鲜嫩,齿颊留香。

四下里望去,园中只有我一人。雨滴敲打着梧桐的树叶,很有气势,天空一片铅灰,秋虫在水边的草丛里浅吟低唱。

一大片绿色高秆植物映入眼帘,园子的尽头居然有一片玉米地,长势不错,细细的枝干托不住沉甸甸的穗子,微黄的棒子藏在红色的胡须下直往下坠。记忆中,村庄的大田里,四季给田野涂上各种色彩,看着颜色就知道季节。后来人们涌入城市,四季常青的景观树,空调与暖气搅乱了四季,城市周围的土地早已不再长庄稼,它们会在荒芜一段时间后一夜“长”满楼房、柏油路、商铺之类的东西。我此刻站立的植物园边的土地,被豪华别墅觊觎着,寸土寸金的身价,似乎只有空运移栽而来的各类珍贵苗木才配得上,而我却突然遇见一大片玉米,正纳闷,隐约听见有人在旁边呢喃。循着声音找过去,原来是一个老太太坐在地上自言自语。她一定是触景生情、睹物思乡了吧?

静静听着,我忽然忆起小时候的秋天,土地上如云朵盛开大片的棉花,沉甸甸弯着腰的谷子,红艳艳香气四溢的苹果,玉米和高粱在天地间荡起青纱帐,红薯和豆类染绿了地面,蓝天白云下农人黑黝黝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开了花……我想,浓烈的乡愁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人特有的情绪,随着最后一茬生长于那片土地的人离去老去,乡愁不可避免地可能变淡或荒芜。然而烟火三餐的凡人,终究要靠五谷度日。乡村与乡愁,终将是人们永恒的依恋。

我没有惊扰老太太,顺着道路继续走下去,我要去找田野和大自然里的秋,我怕一个转身,忘了秋天真正的色彩。



金秋十月,贵州省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活动丰富多彩;十二道迎宾酒、大型苗族非遗歌舞演出、穿苗族盛装旅拍、田园观光体验、银饰锻造技艺学习、苗族刺绣体验、芦笙场跳芦笙舞、苗语学习苗语等深受游客喜爱。 曾艳艳 李涵 摄



蓝天碧野。

汤青摄

灯下漫笔

望丛祠记

□ 彭志强

一、引子

癸卯兔年芒种节气次日,郫都作协主席李志能先生在手机微信里闪烁,他有新志,欲集当世散文,新绘望丛二帝,嘱我把写作目光投向望丛祠。

芒种,在古代农耕文化里有催人播种之意。陆游《时雨》“时雨及芒种,四野皆插秧”,就曾以诗记录南宋农人赶在芒种时节插秧的农忙景象。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爷爷总会在芒种节气这天催促父亲、二叔、三叔、大姑、二姑等子女下田插秧,他们在田间挥汗如雨忙个不停,劳作画面仿佛还在昨天,至今挥之不去。

志能,居郫都,爱郫都,常约文友写郫都。那天,突然接到他热情似火的约稿,本想拒绝,终是不忍。他隔三岔五追问“写好望丛祠没有”,就像传说中的杜宇化为杜鹃催促蜀人春播一样,不播种就催个不停,我的回复不得不变为“正在研究望丛祠”“正在创作望丛祠”“正在修订望丛祠”。望丛祠,于是成了我这个夏天提及率最高的一个词。

写望丛祠,绕不开郫都。郫都,前些年还叫郫县,郫县豆瓣的故乡,如今是成都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区,此地因有“杜宇化鹃”传说而得名。这里弥漫着浓郁的农耕文化气息,不仅是“农家乐”的发源地,而且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,追根溯源,离不开杜宇在蜀地勃兴的农耕文明。杜宇就是传说中的望帝,望帝的继任者鳖灵即丛帝,又名开明,他们皆是古蜀王,一个因善于教蜀人务农而得民心,一个因早于李冰治水又因治水有功而获帝位。相传,在秦灭蜀之前,望帝和丛帝都曾以古称郫邑的郫都作为古蜀国都。如今,位于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中路四至五号的望丛祠,正是纪念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的祠祠。此祠,一祠祀二主,被蜀人誉为蜀中第一祠,在六号线地铁开通前,我曾去瞻仰过多次。蓦然回首,甚感,竟然尚无文字记录。其实,我早就想写写望丛祠,只是担心写不好,才不敢匆忙提笔。志能恰似杜鹃,不停催我成文,就在癸卯立秋这天,终于有了这篇《望丛祠记》。

二、望帝

望帝,这个词闯入我的视野,最早可追至读书时代背诵李商隐《锦瑟》“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”,我从此在心中留下“望帝”初印。此诗,是李商隐让人最难索解的一首七律,正如尾句所言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我那时还不知“望帝”姓甚名谁,更不明白他的历史贡献,只是死记硬背了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这个佳句。后来读到杜牧《杜鹃》“杜宇竟何冤,年年叫蜀门。至今衔积恨,终古吊残魂。芳草迷肠结,红花染血痕。山川尽春色,呜咽复谁论”,才知望帝是古蜀国主杜宇,此人生前教民务农,开启蜀地农耕文明,传说即使死后也要化作杜鹃鸣叫不停,催促蜀人春播,别再局限于狩猎、捕鱼为生。这些,是史称“小李杜”的李商隐与杜牧的诗中的“望帝”。被誉为“大李杜”的李白与杜甫,也曾以诗描绘他们心中的望帝。七六一年,早已辞去世华国功参军一职的杜甫,这年尚在成都躲避战乱,日常生活除了依靠高适等好友资助禄米,主要以务农为生,喜欢四处游历的他可能就在古蜀国都郫邑旧址有感而发

写下《杜鹃行》一诗,“君不见昔日蜀天子,化作杜鹃似老乌”,这是借助蜀王杜宇让位以及杜宇死后化为杜鹃传说,感叹唐玄宗因安史之乱失去帝位的哀痛。李白离开蜀地,流浪异乡时还有《宣城见杜鹃花》低吟望帝:“蜀国曾闻子规鸟,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叫一回肠一断,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显然,“杜宇化鹃”这个蜀地传说,并非今人杜撰,早在唐代就已广为流传。

杜宇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认识的望帝,只在唐诗里。

杜宇化鹃传说,或许只是传说。望帝杜宇教民务农这事,似乎不假。最初印证此事,不在郫都,而在金沙,即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。那是二〇一四年孟春,我为创作《金沙物语》一书,便去金沙深扎,试图在这里探寻太阳神鸟、黄金面具、青铜立人、十节玉琮等出土文物的古蜀文明密码。这些金沙文物,和青铜神树、铜纵目面具等三星堆文物一样,虽无文字记载,但因造型独特,早已扬名中外,令人心驰神往。尤其是太阳神鸟金饰,在它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后,简直形同文物界的巨星,引来万千考古迷垂青,我也不能免俗,一到金沙就从此物开启一场长达半年的古蜀国神游。神游期间,最激荡我心的文物却是一件并不起眼的木耜,只因它跟望帝杜宇关系密切。这十年来,我痴迷于研究古蜀文化,某种意义上说,就源于木耜,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最早的蜀地农耕器具。

“这件木耜,是我国保存较为完整的商周时期的木质农具。它的珍贵,在于考古中很难发现木质文物,因为木质器物容易腐朽,很难保存下来,一般最多保存千年,但金沙木耜却保存了三千多年,其完整程度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难得一见,堪称蜀地‘农耕之祖’。”

时任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向我推断,金沙遗址出土的木耜,尽管不能证明就是蜀王杜宇亲手发明的耜具,但可遥想三千年前,古蜀农耕文明已经非常兴旺繁盛,甚至可以物证杜宇教民务农这事。“金沙木耜,可谓成都平原‘天府之国’名称最早的见证物。”这件木耜,接近一米五长,展陈于金沙遗址博物馆第二展厅,配有一个人形立牌侧身手持,非常醒目,远远看去,就像一个古蜀人在田野里躬身耕作。事实上,金沙遗址还出土过碳化的稻米、小豆、粟粒等植物种子,它们都在指向商末周初统治古蜀国的望帝杜宇,曾为古蜀国民开创繁盛的农业生活。

为此,我专程去了崇州市街子古镇的华阳国志馆。是因东晋史学家常璩撰写的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,有望帝杜宇事迹记载:“有周之世,限以秦、巴,虽奉王职,不得与春秋盟会,君长莫同书轨。周失纲纪,蜀先称王。有蜀侯蚕丛,其目纵,始称王。死,作石棺石槨,人从之,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家也。次王曰柏灌。次王曰鱼凫。鱼凫王田于湔山,忽得仙道,蜀人思之,为立祠。后有王曰杜宇,教民务农,一号杜主。时朱提有梁氏女游江源,字悦之,纳以为妃。移治郫邑,或治置上。七国称王,杜宇称帝,号曰望帝,更名蒲卑。自以德高诸王,乃以褒斜为前门,熊耳、灵关为后户,玉垒、峨眉为城郭,江、潜、绵、洛为城泽,以汶山为畜牧,南中为园苑。会有水灾,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。帝遂委以政事,法尧、舜禅授之义,遂禅位于开明,帝升西山隐焉。时适

二月,子鹃鸟鸣,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。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,迄今巴、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。”常璩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提到的蜀人悲子鹃鸟鸣一事,可能也是李白、杜甫等唐代诗人深信不疑持续诗写“杜宇化鹃”传说的源头。

兴许就因此志记有杜宇移治郫邑一事,历代郫都人才会念念不忘这位蜀王,并以古蜀国都人居,且以农耕文化示范全国为傲。在今天的望丛祠,郫都人为纪念望帝杜宇,除了建有古望帝之陵供人凭吊,每年三月初三还会举行盛大的蜀人祭大典,既祭望帝,也祀丛帝,传承早从西汉时期就已兴起的“祭望丛,拜杜鹃”这一民俗文化。祠内的子规园、听鹃楼,一到春天就能听见布谷鸟鸣叫不停,置身于此,“杜宇化鹃”传说仿佛不是神话而是事实。作为蜀人,来此聆听杜鹃鸟鸣,在此围观杜鹃花开,再去附近的田野看农民插秧,我总感觉,恍若返乡。

三、丛帝

丛帝,给我的第一印象有些窝囊,如滔滔岷江泛着绿光。他,虽是治水能臣,甚至继位为丛帝,却相传被望帝所绿。

就在金沙遗址考察那年,我听到一个八卦故事,说尚是蜀相的鳖灵,被派往玉垒山治水期间,望帝杜宇和鳖灵之妻好上了,后来又被鳖灵发现了,此时的鳖灵因治水之功深受民众拥戴,无地自容的杜宇只得禅让帝位于鳖灵,始有开明王朝,方有金沙遗址。这个故事,看似肥皂剧里才有,却是西汉大儒扬雄首讲。

扬雄,是西汉蜀郡郫县人,他写望丛二帝的秘史见于《蜀王本纪》,颇具神话色彩,行文风流恣肆:“望帝以鳖灵为相。时玉山出水,若尧之洪水。望帝不能治,使鳖灵决玉山,民得安处。鳖灵治水去后,望帝与其妻通。惭愧,自以德薄不如鳖灵,乃委国授之而去,如尧之禅舜。鳖灵即位,号曰开明帝。帝生卢保,亦号开明。望帝去时子规鸣,故蜀人悲子规,鸣而思望帝。”

扬雄《蜀王本纪》原书不存。上述文字,来自明代万历年间郑朴所撰《蜀王本纪》,诸如“此三代各数百岁,皆神化不死”“杜宇,从天堕,止朱提”“望帝积百余岁”“鳖灵尸随江水至上郫,遂活,与望帝相见杜宇化鹃”之述,蕴含了神话和传说,充盈着道家学说的逸闻,或是扬雄修书《太玄》前后讲的另一个汉代版《聊斋志异》。这些传说,不论是朱提(即今云南昭通)人蜀称王的望帝杜宇,还是从荆楚蜀族来到郫邑取代杜宇的丛帝鳖灵,都在表明蜀人的祖先是频繁迁徙的民族。郫、郫邑,则是杜宇与鳖灵都曾主政的国都。

丛帝鳖灵擅长治水一事,相比扬雄貌似更为严谨的常璩在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中有明确表述:“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”。不过,讲到鳖灵人蜀拜相逸事,常璩似乎也采信了扬雄之言,其《华阳国志·序志》就记述为“荆人鳖灵死,尸化西上,后为蜀帝”。不止于此,《后汉书》卷五十九《张衡传》中张衡《思袁赋》还有类似记载,称“鳖令(鳖灵)殒而尸亡兮,取蜀禅而引世”。丛帝治水,早于李冰治水,因此成为不争事实。望丛祠内的《望丛祠简介》因此便称,望帝杜宇教民务农,按农事季节耕种,开明善治水,是李冰之前岷江流域的最初治理者。这也是郫都人每年三月初三在

古丛帝之陵祭祀鳖灵的文化起源。

蜀国被秦国所灭,是在公元前三一年。在此之前,望帝杜宇统治古蜀国多少少年,丛帝鳖灵又治理古蜀国多少少年,没人说得清楚。扬雄《蜀王本纪》称“从开明上至蚕丛,积三万四千岁”,这明显是夸张。李白《蜀道难》则更为夸张,说“尔来四万八千岁”。再看金沙遗址出土文物,指向的朝代多是商周。有历史学家因此称,杜宇和鳖灵其实都不是指一个人,而是多个杜宇氏蜀王和多个开明氏蜀王构成的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,大约各有五百年。金沙考古学家坚信,地处成都西门金沙的这个郫邑,望帝杜宇就曾登临,并在此地祭祀天地,才会留下太阳神鸟、黄金面具等祭祀文物,以及木耜等古蜀农耕器具。

至于有治水之功的蜀相鳖灵,继位为丛帝的真相,是望帝杜宇甘愿效仿尧舜让出帝位,还是鳖灵假以“望帝与其妻通”谋权篡位,至今尚有争议。扬雄、常璩、张衡等人,记为望帝禅位。北宋文学家、地理学家乐史,所撰《太平寰宇记》却另有一说“望帝自逃之后,欲复位不得,死化为鹃,每春月间,昼夜悲鸣,蜀人闻之曰,我望帝魂也”,这就相当于说鳖灵是改变夺位的赢家,杜宇则是复位不得的输家。同为晚唐诗人,做官屡遭贬谪的李商隐满腔怨恨的《锦瑟》“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”;仗剑远游他乡的罗邙满目酬唱的《闻子规》“蜀魂千年尚怨谁,声声啼血向花枝”,似乎都在为望帝杜宇鸣不平。当然,李白的《宣城见杜鹃花》,杜甫的《杜鹃行》,杜牧的《杜鹃》,皆有类似隐喻。也就是说,唐宋两代诗人与学者多在佐证杜宇禅位并不甘心,而鳖灵取代杜宇继位称帝或为篡位。

如今,建在望丛祠里的鳖灵湖,可以荡舟,可以赏荷,可以追思丛帝治水的丰功伟绩,但却很难问出他由蜀相蜕变为丛帝的历史真相了。

四、望丛祠

望丛祠,千年以来,皆被看成纪念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的祠祠。

如果把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组合成词视为一种归宿,那么“望”字与“丛”字的最好归宿就是“望丛”。要是在“望丛”之后追加一个“祠”字,如此重新组合的“望丛祠”,就不仅是古蜀国的望帝杜宇与丛帝鳖灵的共同归宿,而且还是我这个蜀人看往返乡寻根的一个去处。

回望我这十年创作出版的《金沙物语》《草堂物语》《武侯物语》《蜀地唐音》《二十四伎乐》等专著,都是以不同视角破解“蜀”字,试图以文学考古的方式挖掘金沙、草堂、武侯祠、永陵(王建墓)等成都文化地标背后的蜀文化。与其说是我给它们打上成都烙印,不如说是它们促使我一次次返乡,返回蜀人的精神故乡。

望丛祠,也有这样的魅力。尤其是在听鹃楼前,一旦布谷声响起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遥想望帝杜宇,在三千多年前发明耕具,帮助蜀人吃上稻谷,勃兴蜀地农耕文明的过往。这让来自乡村的我,不再拘束。也让进城生活的我,更加思乡。不只是我,所有务农为生的蜀人都可在此追认杜宇为先祖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,我还会写一本新书,书名就叫《望丛物语》。

望丛祠,就是这样,不是故乡,胜似故乡。